

北麓园
◎袁德君

说说蚂蚁

◎苏子龙

在昆虫王国里，蚂蚁的生命是最脆弱的。它个头微小，没有骨骼，全身赤裸。不能叫，不能立，只能爬行。被人鄙视，任人践踏，连小孩子都可以用小指头轻轻地夺其生命。

然而，在种类繁多的昆虫界，我最欣佩的就是蚂蚁家族。

它们能从自己打造的地洞里进进出出，那是它们的家。它们能沿着树干或者墙壁爬上爬下锻炼身体，或许还会在你的厨房里爬来爬去寻找食物。但我从来没有看见它们闭眼睡过觉，它们是勤奋的。

更令我欣佩的是，这些小不点儿有着极强的集体主义精神：出行总是成群结队，觅食搬家都能互相帮助，一片祥和。这让我想起了人间社会，

那些损人利己、唯我独尊的小人何等卑微！更有甚者，你争我斗，尔虞我诈，这与蚂蚁比起来情何以堪！用“人不如蝼蚁”来形容，毫不为过。

小时候曾看过一幅《蚂蚁娶亲图》。那条浩浩荡荡的娶亲队伍，让我好像听到了蚁群里的鼓乐声，至今记忆犹新。我由此联想到，像蚂蚁这样微小的体态，何以能“结婚生子”？可是蚂蚁确实生殖繁衍得很快，而且群居交配，集体产卵。

我没有考证和研究过蚂蚁。据说蚂蚁中也有坏的，如白蚁，长期啮食朽木烂墙，能使大厦倾塌，能力也是不小。但要怪只能怪那些腐朽烂坏了的东西，正如苍蝇不叮无缝蛋一样。

毛主席曾在一首诗中说：“蚂蚁

缘槐夸大国，蚍蜉撼树谈何易”，把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比作蚂蚁，本质是虚弱的。而生活中的蚂蚁实际上能量极小，是根本不可能有撼树和自夸大国的野心的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、科学的发展，蚂蚁现在成了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宠物。赫赫有名的商业大亨马云成立了个“蚂蚁”集团，就是借蚂蚁的团结精神以自强。倡导公益的“蚂蚁庄园”网也是如此。不仅如此，还涌现了一些饲养蚂蚁的专业户和医药食品行业，用蚂蚁制成的补酒和食用品可以防癌抗衰老，让人们延年益寿。

啊，蚂蚁，我要用我这支秃笔为你正名，让你这样的弱小者在世上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！

时差

◎彭常青

按下二十八层电梯键，尹伊指节被深秋的寒气沁得发青。她总在这个时分挎着相机游荡，试图用取景框切割曼哈顿错乱的时空。玻璃幕墙折射的夕照将城市折叠成棱镜，直到快门按钮第三次发出犹豫的叹息，她才惊觉自己正在拍摄的并非建筑。

第一次在镜头里捕捉到杜铭磊，他正背靠在仿岩石面的大厦墙角。苏格兰格子衬衫的第三颗纽扣崩开着，露出小麦色的锁骨。夕阳在他左脸镀上金边，眉骨处的小痣像颗未融的雪粒。这幅画面让她的手指在快门键上停顿了三秒。

四年前，尹伊还在追逐三十岁的陈嘉鸿，那个会在深夜煮爱尔兰咖啡的男人。他们的爱情像地下丝绒，温柔却见不得光。直到某天，陈嘉鸿的妻子把滚烫的咖啡泼在她脸上。恢复单身的尹伊发现整个城市都在生长年轻的男人。他们像雨后春笋般从地铁口、咖啡馆、健身房冒出来，让她的相机开始发烫。

杜铭磊是在电梯里抓住她的。那天，她抱着两大袋生活用品，他穿着蓝色条纹睡衣帮她按了十六层。年轻男人的手指在数字键上跳跃，像在弹钢琴。“姐姐需要帮忙吗？”声音带着薄荷般的清涼。侧身而过的瞬间，宽松睡衣下的腹肌如海浪般起伏。尹伊注意到他腕骨处有道三厘

米长的疤痕，那是他在老家辞去教职摔碎玻璃时留下的“勋章”。

“我要做中国的巴菲特！”杜铭磊把商业计划书拍在玻璃茶几上，瞳孔里跳动着虚妄的火焰。尹伊注意到他新买的领带暗纹里藏着细小的二维码——扫描后跳转到某P2P平台的注册页面。

尹伊时常发现他深夜里对着手机屏幕发呆。有次瞥见聊天记录，某个网名叫“红玫瑰”的女孩发来消息：“铭磊哥，你上次说的投资项目……”对话框里躺着二十三个未读消息。最新跳出的“投资项目年化收益率300%”泛着妖异的红光。

陈嘉鸿撞见他们拥吻时，杜铭磊正把尹伊抵在墙上。年轻的手指在她发间穿梭。“叔叔好。”杜铭磊转身时，睡衣纽扣崩掉落在实木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陈嘉鸿眯起眼，仿佛被某种强光灼伤。那天深夜，他对尹伊说：“你在玩火。”红酒杯在落地窗前摇晃，映出十六层楼下川流不息的车灯。

“我们结婚吧。”尹伊在浴室的蒸汽里开口。杜铭磊正在刮胡子，剃须刀在下巴上划出一个血口子。“你大我四岁呢！”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“我父母会以为我疯了。”

公司倒闭的那晚，杜铭磊蜷缩在阁楼的行军床上。尹伊发现他的睫毛上沾着蛛网，指甲缝里嵌着黑色泥

垢。“他们说我是举着木剑的堂吉诃德……”他的笑声在霉味中碎裂，“可我连风车都没碰到。”

再见杜铭磊时，西装肩部泛着油光，发梢的头皮屑落在广告传单上，像场微型的雪。“能借我二十块钱吗？”他喉结滚动着，尹伊注意到他曾经饱满的苹果肌已凹陷下去。想起四年前他在电梯里说的话：“姐姐，我后背有块胎记，算命的说那是天使吻过的痕迹。”

海风拂过她的脸颊，带着咸涩的味道。她的目光穿过波光粼粼的海面，投向远方的天际线。杜铭磊的身影渐渐缩成一个小黑点，那个曾经充满活力和梦想的年轻人如今已被现实磨平棱角。她不禁回想起他们初次相遇的那个黄昏，那个充满希望的瞬间。

哈德逊河上的夕阳将所有倒影熔成金色。相机沉入水中的瞬间，尹伊看见水面倒映出自己的脸。眼角的细纹像张细密的网，网住所有年轻的倒影。邮轮烟囱吐出的烟雾在空中凝结成数字：28, 24, 4——这些数字终将在时光的河流里被冲蚀成相同的弧度。

陈嘉鸿离婚证上的金属烫金字在暮色中闪烁，像极了杜铭磊当年领带夹上的雄鹰。邮轮起航的汽笛声里，抚摸陈嘉鸿送来的钻戒，尹伊突然明白：有些时差，要用一生跨越。

灯下漫笔

精短小说

梅花高洁美



◎孝珍

“金陵梅花甲天下”，南京人种植梅花的历史已过千年。名不虚传，4万余株，400种梅花，红得似火、粉得如霞、绿得如水、白得像雪，五彩绣花织满上千亩山地。春风轻拂，树连树，仿佛艳丽的江练起起伏伏；花飞花，仿佛秀丽的涟漪点点缀缀。年入古稀的我漫步如诗如画的梅林中，望着梅花清雅，绣着梅香清幽，仿佛倏忽年轻了许多。

梅花山的美不仅是花的美，还有历史的美、文化的美。宫粉梅开得正美。粉色的花瓣，薄薄的、轻轻的，仿佛光中的红纱，可谓“满树粉花金笼纱”；叠叠的、层层的，仿佛浸染了若隐若现的六朝金粉旧梦，仿佛千万盏琉璃宫灯，在暮色里点燃了温柔的火星——张丽华、大周后、小周后……多少宫中佳人，命如纸薄，如那宫粉梅随风飘荡，湮灭于历史长河中。

朱砂梅开得正红。花瓣仿佛浸过胭脂的笺纸，花蕊仿佛蘸上朱砂的羊毫，在这高高的山中，这红愈发惊人心魄。东风吹拂，梅花摇曳，仿佛那羊毫正在笺纸上书写着钟山风雨中的一段段兵燹旧话——清末，太平军攻占南京，清军又围攻南京多年；民国，日军侵犯南京，犯下弥天大罪。眼前那鲜红的梅花似南京城墙上士兵厮杀留下的血腥，又似南京古巷中士兵点燃未冷的烽烟。

绿萼梅开得正雅。梅树青中透白，仿佛贡院里的一袭青衫掀过书生的白面。梅花白里泛青，仿佛玄武湖的晨雾笼罩着灵谷寺翠色琉璃瓦。少了宫粉梅的粉黛气，淡了朱砂梅的胭脂色，绿萼梅的清白色不仅多了雅气，更多了廉气、正气。我痴情于绿萼梅，又在不远处的“博爱阁”中感受到那股廉气、正气。博爱阁黄色屋面，飞檐翘角，典雅壮观。尤为引人瞩目的是高高在上的横匾中“博爱阁”三个字为孙中山先生手书。两边立柱上又有一副对联：博大精深中外古今齐翘首，爱民救国圣贤尧舜证天心。“博爱阁”右侧的梅王，全然绽放，满树鲜红，像熊熊燃烧的火把。望着梅王，我心中默念着这副对联，解读博爱，就不应忘记孙先生提出的“天下为公”。一心为公，摒绝私念贪腐，才有廉气于胸、正气于心。青白梅花高洁美，才是美的高境界，不仅养眼，更是养心。

南京有了山，显得高巍；山中有了梅，显得高洁。

夜明珠投稿邮箱地址：
wyhappy781@163.com